

古文辭類纂



標點
註解

古文辭類纂卷十一

奏議類上編一

楚莫敖子華對威王

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：「自從先君文王，以至不穀之身，亦有不爲爵勸，不爲祿勉，以憂社稷者乎？」莫敖子華對曰：「如華不足以知之矣。」王曰：「不於大夫，無所聞之。」莫敖子華對曰：「君王將何問者也！彼有廉其爵，貧其身，以憂社稷者；有崇其爵，豐其祿，以憂社稷者；有斷脰音豆決腹，一瞑而萬世不視，不知所益，以憂社稷者；亦有不爲爵勸，不爲祿勉，以憂社稷者。」王曰：「大夫此言，將何謂也？」莫敖子華對曰：「昔令尹子文，緇布之衣，以朝；鹿裘以處，未明而立於朝；日晦而歸食，朝不謀夕，無一日之積，故彼廉其爵，貧其身，以憂社稷者，令尹子文是也。昔者葉音攝公子高，身獲於表薄，而財於柱國，定白公之禍，寧楚國之事，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，四封不廉，名不挫於諸侯，當此之時也，天下莫敢以兵南向，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音軫，故彼崇其爵，豐其祿，以憂社稷者，葉

公子高是也。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，兩軍之間，夫卒交，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，顧而太息曰：「嗟乎子乎！楚國亡之日至矣！吾將深入吳軍，若扑一人，若摔一人，以與大心者也。社稷其庶幾乎！」故斷脰決腹，一瞑而萬世不視，不知所益，以憂社稷者，莫敖大心是也。昔吳與楚戰於柏舉，三戰入郢，君王身出，大夫悉屬，百姓離散。棼冒勃蘇曰：「吾被堅執銳，赴強敵而死，此猶一卒也，不若奔諸侯。」於是嬴糧潛行，上崢切山，踰深谿，蹠雙音穿膝，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，雀立不轉，晝吟宵哭，七日不得告，水漿無入口，癩二音而殫悶，旄二音不知人。秦王聞而走之，冠帶不相及，左奉其手，右濡其口，勃蘇乃蘇。秦王身問之：「子孰誰也？」棼冒勃蘇對曰：「臣非異楚使，新造鑿棼冒勃蘇。吳與楚人戰於柏舉，三戰入郢，寡君身出，大夫悉屬，百姓離散，使下臣來告亡，且求救。」秦王顧令之起，寡人聞之，萬乘之君得罪一士，社稷其危，今此之謂也。遂出革車千乘，卒萬人，屬之子滿與子虎，下塞以東，與吳人戰於濁水，而大敗之，亦聞於遂浦。故勞其身，愁其思，以憂社稷者，棼冒勃蘇是也。吳與楚戰於柏舉，三戰入郢，君王

身出，大夫悉屬，百姓離散，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，舍鬪奔郢，曰：「若有孤，楚國社稷其庶幾乎！」遂入大宮，負鷄次之典，以浮於江，逃於雲夢之中。昭王反郢，五官失法，百姓昏亂，蒙穀獻典，五官得法，而百姓大治。此蒙穀之功多，與存國相若，封之執圭，田六百畝。蒙穀怒曰：「穀非人臣，社稷之臣，苟社稷血食，余豈患無君乎？」遂自棄於磨山之中，至今無冒。故不爲爵勸，不爲祿勉，以憂社稷者，蒙穀是也。王乃太息曰：「此古之人也！今之人焉能有之耶！」莫敖子華對曰：「昔者先君靈王，好小腰，楚士約食馮音而能立，式而能起，食之可欲，忍而不入，死之可惡，然而不避，華聞之，其君好發者，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，若君王誠好賢，此五臣者，皆可得而致之。」

(一)官名。(二)楚人。(三)名熊商。(四)不善也，古來君長自稱的謙辭。(五)就是國

家。(六)目閉也。(七)令尹，官名。子文姓鬬，名穀於菟。(八)黑色的布衣。(九)極言其

貧窮。(一〇)姓沈，名諸梁，做葉的縣尹，又僭稱公，故稱葉公。(一一)名勝，爲白邑宰，僭稱

公。(一二)就是畝。(一三)楚國的地名，在今湖北麻城縣。(一四)猶言夫卒交戰。(一

一五)推車的人。(一六)就是打擊。(一七)抓其髮而拋去。(一八)地名，在今湖北江陵縣。(一九)是摧總歸附。(二〇)就是申包胥。(二一)言雖赴敵而死，如同死一卒也。

(二二)足爲之穿，膝爲之露，極言奔走困苦的情狀。(二三)踊也。(二四)跌倒在地上。

(二五)昏也。(二六)醒也。(二七)自稱得罪的臣子。(二八)二人都是秦國的大夫。

(二九)楚地名。(三〇)楚人名。(三一)宮中的大路。(三二)楚國一種曲籍的名稱。

(三三)多不食言。(三四)倚靠也。(三五)射箭的人所用的器具，決用以鈎弦，拾用以

攬袖。

張儀司馬錯議伐蜀

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。司馬錯欲伐蜀，張儀曰：「不如伐韓。」王曰：

「請聞其說。」對曰：「親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轅音患緱音鉤氏之口，當屯留之

道，魏絕南陽，楚臨南鄭，秦攻新城宜陽，以臨二周之郊，誅周主之罪，侵楚魏之

地，周自知不救，九鼎寶器必出，據九鼎，按圖籍，挾天子以令天下，天下莫敢不

聽此王業也。今夫蜀西僻之國，而戎狄之長也。敝兵勞衆，不足以成名；得其地，不足以爲利。臣聞爭名者於朝，爭利者於市。今三川周室，天下之市朝也，而王不爭焉。顧爭於戎狄，去王業遠矣。司馬錯曰：「不然。臣聞之，欲富國者務廣其地；欲強兵者務富其民；欲王者務博其國；三資者備，而王隨之矣。今王之地小民貧，故臣願從事於易。夫蜀西僻之國也，而戎狄之長也；而有桀紂之亂，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。取其地，足以廣國也；得其財，足以富民繕兵；不傷衆而彼已服矣。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，利盡西海，諸侯不以爲貪。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，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。今攻韓，劫天子，惡名也，而未必利也。又有不義之名，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。臣論謁其故：周天下之宗室也。韓周之與國也。周自知失九鼎，韓自知亡三川，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，以因於齊趙，而求解乎楚魏，以鼎與楚，以地與魏，王不能禁。此臣所謂危，不如伐蜀之完也。」

一惠王曰：「善。寡人聽子。」卒起兵伐蜀。十月取之，遂定蜀。蜀主更號曰侯，而使陳莊相蜀。蜀既屬，秦益強，富厚，輕諸侯。

蘇子說齊閔王

- (一) 魏人，始相秦，後相魏。
 (二) 秦人。
 (三) 國名，在今四川成都縣。
 (四) 秦孝公之子。
 (五) 河、洛、伊，謂之三川。
 (六) 二山名，俱在今河南省。
 (七) 地名，在今山西屯留縣。
 (八) 地名，在今河南南陽縣。
 (九) 地名，在今河南新鄭縣西北。
 (一〇) 地名，故址在今河南洛陽縣。
 (一一) 地名，在今河南宜陽縣。
 (一二) 就是東周西周。
 (一三) 帝王的事業。
 (一四) 極言事之輕而易舉。
 (一五) 簞箠也。
 (一六) 表白也。
 (一七) 秦人。
 (一八) 藐視也。

蘇子說齊閔王曰：「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，約結而喜主怨者孤。夫後起者藉也，而遠怨者時也。是以聖人從事，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，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。故無權藉，背時勢，而能事成者寡矣。今雖干將莫邪，非得人力，則不能割劇矣。堅箭利金，不得弦機之利，則不能遠殺矣。矢非不銛，而劍非不利也；可則權藉不在焉，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趙氏襲衛

車舍人，不休傳，衛國城剛平，衛八門土，而二門墮矣。此亡國之形也。衛君跣行，告愬於魏，魏王身被甲底砥通，劍挑趙索戰，邯鄲之中驚，音務河山之間亂，衛得是藉也。亦收餘甲而北面，殘剛平，墮中牟之郭，衛非強於趙也。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，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，趙氏懼，楚人救趙而伐魏，戰於州西，出梁門，軍舍林二四中，馬飲於大河，趙得是藉也，亦襲魏之河北，燒棘蒲二五，一本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。中牟之墮也，黃城之墜也，棘蒲之燒也，此皆非趙魏之欲也。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。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。兵弱而好敵強，國罷二七而好衆怨，事敗而好鞠之，兵弱而憎下人，地狹而好敵大，事敗而好長詐，行此六者而求霸，則遠矣。臣聞善爲國者，順民之意，而料兵之能，然後從於天下，故約不爲人主怨，伐不爲人挫強，如此則兵不費，權不輕，地可廣，欲可成也。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，戰非甚疾也，分地又非多，韓魏也，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。且天下徧用兵矣，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，秦楚戰韓魏不休，而宋越專用其兵，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，而獨舉心於齊者何

也。約而好主怨，伐而好挫強也。且夫強大之禍，常於王人爲意也。夫弱小之殃，常以謀人爲利也。是以大國危，小國滅也。大國之計，莫若後起而重伐不能，夫後起之藉，與多而兵勁，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。兵必立也。事不塞天下之心，則利必附矣。大國行此，則名號不攘而至，霸王不爲而立矣。小國之情，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。謹靜則四鄰不反，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，內不反則稽積朽腐而不用，幣帛矯橋蠶而不服矣。小國道此，則不禍而福矣。不貸而見足矣。故曰：祖仁者王，立義者霸，用兵窮者亡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，襲郢而棲越，身從諸侯之君，而卒身死國亡，爲天下戮者何也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，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。昔者萊莒好謀，陳蔡好詐，莒恃越而滅，蔡恃晉而亡，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。由此觀之，則強弱大小之禍，可見於前事矣。語曰：「騏驥之衰也，駑馬先之；孟賁之倦也，女子勝之。」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，非賢於騏驥孟賁也，何則？後起之藉也。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，有能案兵而後起，寄怨而誅不直，微用兵而寄於義，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。

也。明於諸侯之故，察於地形之理者，不約親，不相質去，而固，不趨而疾，衆事而不反，交割而不相憎，俱強而加以親，何則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，燕不勝，十萬之衆盡，胡人襲燕樓煩數縣，取其牛馬。夫胡之與齊，非素親也，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，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。由此觀之，約於同形則利長，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。故明主察相，誠欲以霸王爲志，則戰攻非所先。戰者國之殘也，而都縣之費也。殘費已先，而能從諸侯者寡矣。彼戰者之爲殘也，士聞戰，則輸私財而富軍市，輸飲食而待死士，令折轅而炊之，殺牛而觴士，則是路窘之道也。中人禱祝，君鬻釀，通都小縣置社，有市之邑，莫不正事而奉王，則此虛中之計也。夫戰之明日，屍死扶傷，雖若有功也，軍出費中哭泣，則傷主心矣。死者破家而葬，夷傷者空財而共藥，完者內酺蒲音，而華樂，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均。故民之所費也，十年之田而不償也。軍之所出，矛戟折鏃，還音弦絕，傷弩破車，罷馬亡矢之大半，甲兵之具，官之所私出也。士大夫之所匿廡，養卒之所竊，十年之田而不償也。天下有此再費

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。攻城之費，百姓理襜蔽，舉衝櫓，家雜總身窟穴，中罷於刀金，而士困於土功，將不釋甲，養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。上倦於教，士斷於兵，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。故曰：彼戰攻者非所先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，殺其君，滅其國，又西圍晉陽，吞并二國而憂一主，此用兵之盛也。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，爲天下笑者，何謂也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。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，南戰於長子，敗趙氏，北戰於中山，克燕軍，殺其將夫中山，千乘之國也，而敵萬乘之國，二再戰比勝，此用兵之上節也。然而國遂亡，君臣於齊者何也？不齋於戰攻之患也。由此觀之，則戰攻之敗，可見於前事矣。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，終戰比勝，而守不可拔，天下稱爲善，一國得而保之，則非國之利也。臣聞戰大勝者，其士多死而兵益弱，守而不可拔者，其百姓罷而城郭露。夫士死於外，民殘於內，而城郭露於境，則非王之樂也。今夫鵠的，非咎罪於人也，便弓引弩而射之，中者則喜，不中則愧，少長賞賤，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？惡其示人以難也。今窮戰比勝，而守必不拔，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。

又且害人者也；然則天下仇之必矣。夫罷士露國，而多與天下爲仇，則明君不居也；素用強兵而弱之，則察相不事；彼明君察相者，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，辭讓而重賂至矣。故明君之攻戰也，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，衝櫓不施而邊城降，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。彼明君之從事也，用財少，曠日遠，而爲利長者，故曰兵後起，則諸侯可趨役也。臣之所聞，攻戰之道非師者，雖有百萬之軍，北之堂上，雖有闔閭吳起之將，禽之戶內，千丈之城，拔之尊俎之間，百尺之衝，折之衽席之上，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，地可廣而欲可成，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，諸侯可同日而致也。故名配天地不爲尊，利制海內不爲厚。故夫善爲王業者，在勞天下而自逸，亂天下而自安，諸侯無成謀，則其國無宿憂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佚治在我，勞亂在天下，則王之道也。銳兵來則拒之，患至則移之，使諸侯無成謀，則其國無宿憂矣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，帶甲三十六萬，恃其強而拔邯鄲，西圍定陽，又從十二諸侯，朝天子，以西謀秦，秦王恐寢之不安，席食不甘味，令於境內，盡堞中爲戰具，境同爲守備，爲死士置將，以待魏氏，衛鞅

謀於秦王曰：「夫魏氏其功大，而令行於天下，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，其與必衆，故以一秦而敵大魏，恐不如，王何不使臣見魏王，則臣請必北魏矣。」秦王許諾，衛鞅見魏王曰：「大王之功大矣，令行於天下矣，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，非宋衛也，則鄒魯陳蔡，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，不足以王天下。大王不若北取燕，東伐齊，則趙必從矣。西取秦，南伐楚，則韓必從矣。大王有伐齊楚心，而從天下之志，則王業見矣。大王不如先行王服，然後圖齊楚。」魏王說悅於衛鞅之言也，故身廣公宮，制丹衣柱，建九旂音九，從七星之旗音九。此天子之位也，而魏王處之。於是齊楚怒，諸侯奔齊，齊人伐魏，殺其太子，覆其十萬之軍。魏王大恐，跣行，按兵於國，而東次於齊，然後天下乃舍之。當是時，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，而不以德魏王，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，謀約不下席，言於尊俎之間，謀成於堂上，而魏將已禽於齊矣。衝櫓未施，而西河之外，已入於秦矣。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，禽將戶內，拔城於尊俎之間，折衝席上者也。

- (一) 名秦，字季子，東州雒陽人。(二) 地名。(三) 爲天下先也。(四) 與人結怨的事，喜爲

之主，將來必至孤立而無助。(五)憑藉也。(六)時機也。(七)二劍名。古有人名干將，造劍不成，其妻莫邪斷髮剪爪，投入鑪中，就把劍造成，遂取名曰干將莫邪。(八)箭頭。(九)就是鋒利。(一〇)主車的人而不休止也。(一一)傳、驛遞也，不使言其警急。(一二)言城中割地求成，平成也。(一三)毀壞也。(一四)赤足而行。(一五)與砥同，磨也。(一六)趙地名，在今直隸邯鄲縣西南。(一七)亂馳也。(一八)河、黃河山、太行山。(一九)趙敬侯四年，築剛平以侵衛，五年，齊魏爲衛敗趙剛平。(二〇)趙邑，在今河南湯陰縣西。(二一)卽指剛平。(二二)州屬河內，卽今河南沁陽縣東。(二三)大梁的城門。(二四)故林鄉城，在今河南新鄭縣東。(二五)魏邑名，在今直隸趙縣。(二六)在今山東冠縣南。(二七)弱也。(二八)謂窮其究竟也。(二九)從、隨也是不爲先事的意思。(三〇)不使怨集於一身。(三一)欲爲人王。(三二)以伐之爲不義。(三三)違逆也。(三四)不輕信也。(三五)欺侮也。(三六)謂積儲的糧食多而無用。(三七)行也。(三八)不必祈禱而福自至。(三九)借也。(四〇)楚都，在今湖北江陵縣。(四一)春秋時二小國名。萊爲齊所滅，故地在今山東掖縣。莒爲楚所滅，故地在今山東莒縣。(四二)二國名。陳姚姓，

- 虞舜後，周敬爲王四十年，爲楚所滅，故地在今河南淮陽縣。蔡姬姓，周定王二十二年，爲楚所滅，故地在今河南上蔡縣。（四三）良馬。（四四）古勇士名。（四五）相持也。（四六）假手於人，不肯自己爲主。（四七）就是重伐不義。（四八）隱其用兵之情，而假義以爲名。（四九）不伸也。（五〇）以自己的物或人爲抵押品，曰質。（五一）言順衆以行事。（五二）彼此交割其地。（五三）地在齊魯之間。（五四）燕地名，在今山西樂靜縣西北。（五五）可以被我差遣。（五六）車輪。（五七）路，露也，窘乏也，謂暴露窘乏的形狀。（五八）醫，掩埋也，釀與禳通，祈禱也。（五九）謂國中空虛也。（六〇）軍則重出費以送死傷，國中則哭泣以迎之。（六一）受傷的人，用錢財以醫藥之。（六二）完全無損傷的人，則家內飲酒以慶之。（六三）車鑲也。（六四）古時寓兵於農，故不啻自己所私出。（六五）析薪養馬的人。（六六）遮矢石的器具。（六七）衝陷陣的車，櫓也。（六八）全家編入卒伍。（六九）身入地道。（七〇）國中因受刀兵而困乏。（七一）掘地築壘等工作。（七二）募年數月而能拔城，已算最速。（七三）國名，在今直隸定縣。（七四）地名，今在山西長子縣西南。（七五）指燕趙二國。（七六）就是上等。（七七）射箭的皮靶。（七八）明

察的宰相。(七九)一弓二戈三矛四戈四戟。(八〇)謂不必用帥者。(八一)敗也。(八二)吳王名。(八三)衛人善兵法。(八四)猶言酒席之間。(八五)圖我的機謀不成。(八六)惠王營。(八七)地名，在今陝西洛川縣北。(八八)孝公渠梁。(八九)城上女牆。(九〇)以丹爲帛爲柱衣。(九一)旗之直幅，附於竿者謂之縵；其旁綴橫幅附於縵而飛揚者謂之旂，九旂就是九幅。(九二)旗之一種。(九三)垂裳拱手，是恭敬的意思。(九四)黃河以西，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。(九五)指龐涓。

虞卿議割六城與秦

秦攻趙於長平，大破之，引兵而歸，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。趙計未定，樓緩新從秦來，趙王與樓緩計之曰：「與秦城何如？不與何如？」樓緩辭讓曰：「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。」王曰：「雖然，試言公之私。」樓緩曰：「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？公甫文伯官於魯，病死，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，二八其母聞之，不肯哭也，相室曰：『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？』其母曰：『孔子賢人也，逐於魯，是人

不隨。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，若是者，其於長者薄，而於婦人厚。故從母言之，爲賢母也。從婦言之，必不免爲妒婦也。故其言一也。言者異則人心變矣。今臣新從秦來，而言勿與，則非計也。言與之，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，故不敢對。使臣得爲王計之，不如予之。王曰：「諾。」虞卿聞之，入見王，王以樓緩言告之。虞卿曰：「此飾說也。」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虞卿曰：「秦之攻趙也，倦而歸乎？王以其力尙能進，愛王而不攻乎？」王曰：「秦之攻我也，不遺餘力矣，必以倦而歸也。」虞卿曰：「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，倦而歸，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，是助秦自攻也。來年秦復攻王，王無以救矣。」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。樓緩曰：「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？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，此彈丸之地，猶不予也。令秦來年復攻，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？」王曰：「誠聽子割矣，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？」樓緩對曰：「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昔者三晉之交於秦，相善也。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，王之所以事秦，必不如韓魏也。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，啓關通幣，齊交韓魏，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，王之所以事秦者，